

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多维考量*

韩志斌

内容提要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是阿拉伯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只是阿拉伯文化流变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特殊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阿拉伯地区政治生态先后经历了民族国家构建、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最近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在此期间诸多政治思潮、宗教主义与文化观念融入到阿拉伯国家，深入到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构成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由于阿拉伯世界特殊的宗教地域特色，导致其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阿拉伯民族性与伊斯兰宗教性，二者的此消彼长则是阿拉伯政治文化最鲜明的结构模式。

关键词 政治文化 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民族 伊斯兰教

作者简介 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9）。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具有历史性、强制性以及个性化的特点。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会在许多方面受到其国家历史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恐怕是这个体系中的政治文化。具体到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彭树智先生指出：“民族主义思潮是20世纪东方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政治思想倾向，又是盛行的政治信仰、情感、思维方式和伦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10ZD&115）、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11CSS011）和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010JK293）的阶段性成果。关于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既属于政治学范畴的内容，也是历史文化学领域涉猎的对象，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问题，更是学术界特别是阿拉伯、中东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研究成果较为鲜见。

理价值观,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政治文化。”^① 简单地说,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就是阿拉伯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阿拉伯地区政治生态先后经历了民族国家构建、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最近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在此期间诸多政治思潮、社会理念与文化思想融入阿拉伯社会,深入其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构成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

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结构与影响因素

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结构。不同的地区、国家的政治文化都有自己自在的结构与内容,即总体的政治文化和亚政治文化。^② 阿拉伯国家因其两大属性,即阿拉伯的民族性和伊斯兰的宗教性,分为两大总体政治文化:即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和伊斯兰政治文化。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文化指的是从文化和历史视野中,阿拉伯民众意识到本民族团体、本国和本地区的独特性,进而产生争取国家和地区独立、统一的要求。这一政治文化的早期形式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后来演变成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如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政治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自近代以来表现为连绵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这一政治文化在“穆斯林大团结”口号下,与近代几乎所有的伊斯兰政治思潮和运动,诸如泛伊斯兰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突厥主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大政治文化作为两股无形的力量塑造与规范着阿拉伯民族国家建构的方向、规模、形式与速度。

阿拉伯国家亚政治文化是指附属于阿拉伯国家总体政治文化之下的次级单元。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后来衍生出多个层次,或者同时包括若干层次,从而构成前者的亚政治文化^③:(1)以意识形态为特征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如纳赛尔主义、复兴社会主义、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等)和阿拉伯君主制民族主义(海湾六国、约旦等);(2)涉及阿拉伯世界局部的地区主义,包括大叙利亚主义(涉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甚至

① 彭树智著:《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② 王沪宁著:《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141页。

③ 参见黄民兴:《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特点》,载《西亚非洲》2001年第3期。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另参见陈德成著:《全球化与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巴勒斯坦和约旦)、尼罗河统一思想、马格里布统一思想等。(3) 地方民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即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等最终形成民族国家或将要形成民族国家的地区的民族主义。伊斯兰政治文化包括的亚政治文化有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改革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间主义等。其他亚政治文化还包括部族主义文化、库尔德民族主义文化、什叶派教派自治文化、基督教教派自治文化等。

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政治文化及其亚政治文化都是各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构成的因素有:

一是伊斯兰体系文化。在阿拉伯国家,它表现为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它力图打破民族、语言、地域的限制,传播到世界各地。阿拉伯地区作为伊斯兰教发源地,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且一直影响着阿拉伯地区民众的政治倾向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即使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文化,也是以承认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卡扎菲革命三原则之一就是伊斯兰教的指导原则。就在利比亚革命的当天,卡扎菲领导的革命指挥委员会宣布:“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我们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种子产生于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① 阿尔及利亚自管社会主义倡导者本·贝拉赞同科学社会主义,但承认伊斯兰教。他说:“我们是赞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但我有一个要求,即给我们留下我们的真主!除此之外,我们准备比任何科学社会主义走的更远。”^②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杰出代表是萨提·胡斯里,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之父”。他认为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教既不矛盾,也无损于伊斯兰教。^③

二是政治历史的沿革。一定社会的政治历史是影响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阿拉伯民族的概念,出于阿拉伯语言形成过程、阿拉伯化的历史过程、阿拉伯文化遗产的影响和阿拉伯历史作用等几个前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背景相当久远。从19世纪开始,受奥斯曼帝国内泛突厥主义和西方现代化思想的影响,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最先出现这一思想的萌芽。许多毕业于贝鲁特美国大学与耶稣会圣约瑟学院的黎巴嫩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卡扎菲和利比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7页。

② 唐大盾等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123页。

③ 彭树智:《论萨提·胡斯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2期,第29页。

马龙派信徒和埃及科普特人是复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臣。^① 叙利亚的知识界，黎巴嫩的基督教徒号召复兴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学，提倡研究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次文化复兴运动是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反应，其主要目的在于重建以共同语言、历史、文化为基础的阿拉伯民族的均质性。

三是受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世界出现的诸多政治思潮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如复兴社会主义就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阿拉伯地区这块伊斯兰热土上生根发芽所产生的各种派别中的一支。实际上，它是阿拉伯地方传统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思潮。正如保罗·西格蒙德（Paul Sigmund）所说：“现代民族主义是西方思潮影响当地传统社会的结果，也就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副产品。不论称其为泛非主义、泛美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等等都是源于西方的。不论其名称是非洲、阿拉伯或者亚洲，他们的思潮实际上是西方的民主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土文化交往和融合的产物。”^② 彭树智先生也认为：“世界社会主义潮流无疑是‘复兴党政治模式’的大背景，民族主义、宗教传统，总之，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往，构成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这种模式中的独特结合。”^③

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阶段与内容

阿拉伯国家两大总政治文化（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表现出不同特点与鲜明的阶段性。从政治文化视角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战前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以下几点^④：第一，其影响范围从西亚向北非发展，埃及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而其发源地叙利亚逐渐衰落。其现实表现就是埃及主导了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象征的阿盟，阿盟的机构所在地就设在埃及。第二，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二战后，阿拉伯世界在西方殖

① [美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② Paul Sigmund, *The Ideologies of the Developing Nations*, Praeger Publisher, 1963, p. 40.

③ 彭树智著：《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页。

④ 王京烈主编：《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5~84页。

民体系崩溃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国家，昔日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贵族地主变成国家民族主义的维护者，尽管他们口头上呼吁推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统一大业，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以军人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激进派成为推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力量。第三，阿拉伯统一形式出现变化。阿盟建立后，建立一个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

泛伊斯兰主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古典的泛伊斯兰主义与新泛伊斯兰主义。^① 古典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一是创始人阿富汗尼（1839-1897）。他主张全世界穆斯林拥戴一位哈里法，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大伊斯兰国。二是哈米德二世与青年土耳其党。哈米德二世要求全面恢复中世纪伊斯兰的统治方式，他接受阿富汗尼的观点，并非对其改革有兴趣，只是从保卫哈里发这一点出发，从而成为泛伊斯兰主义的又一个鼓吹者。青年土耳其党泛伊斯兰主义的实际内容主要有两点：即鼓吹奥斯曼爱国主义；呼吁建立代议制政府。三是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1938）。他以宗教的虔诚、诗人的浪漫、哲人的智慧，成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泛伊斯兰政治的哈里发制度不合时宜，是一种陈腐的观念，但它对基于共同信仰的全世界穆斯林团结有着积极意义，而未来的穆斯林大家庭必须以民族主义为基础。伊克巴尔的民族主义开启了泛伊斯兰主义的新阶段，即当代中东政治思潮的新泛伊斯兰主义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泛伊斯兰主义继续发展，不过其主张与特点都与古典伊斯兰主义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新泛伊斯兰主义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形成以卡拉奇、开罗为总部的“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教大会”；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麦加为总部的“伊斯兰世界联盟”成立；第三阶段：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后，总部设在沙特吉达的政府间“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建立及频繁活动，为联系世界各地各界穆斯林发挥了作用。其政治文化内容包括：一是放弃了古典伊斯兰的“哈里发主义”，主张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统一、伊斯兰国家的团结和协作；二是得到了富裕产油国的慷慨解囊，以及穆斯林民众的鼎力相助，

^① 潘志平：《泛伊斯兰主义简论》，载《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20-30页。

表现得更有活力。^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社会主义流派纷呈，其政治文化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并对所在国政治实践具有意识形态的指导功能。阿拉伯社会主义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西方社会主义与伊斯兰传统三大因素影响下形成的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模式。阿拉伯社会主义既是现代伊斯兰社会思潮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之一，也是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与政治实践运动中的独特类型之一。其共同特点是：以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工业、金融、商业、外贸领域的国有化，农业中推行土地改革，同时保存与发展私有制；主张建立共和制，实行一党统治或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政策；将泛阿拉伯主义、积极中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对外交往的原则。由于国情不同和政治精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一）埃及的纳赛尔社会主义

它是阿拉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对埃及政治实践的指导意义包括：第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认为埃及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消灭帝国主义”、“建立一个自由和公正的民族国家”，此即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埃及因此大力收回苏伊士运河，并提出积极中立的外交主张，努力参与创建不结盟运动。第二，强调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非洲与伊斯兰世界（即3个圈子）的领袖地位，而3个圈子中阿拉伯圈最为重要。在纳赛尔社会主义体系中，反帝、反殖与埃及的区域领导作用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历史逻辑关系。1962年制订的《全国行动宪章》提出，阿拉伯斗争的目标为“自由、社会主义、统一”，这是复兴党目标的翻版，但纳赛尔把统一放到最后，后者只是埃及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推动落后国家的发展，但它应当有阿拉伯和伊斯兰特色，并通过“和平的阶级搏斗”实现；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并不矛盾。第四，经济上深受苏联模式影响，主张通过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工业化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接受苏联援助。第五，在政权建设上，主张未来将埃及过渡到“全民民主”，埃及革命的道路是“政治的自由和经济的自由”，但在民众四分五裂的现阶段必须实行革命的

^① 潘志平：前引文。

“先锋队”社会主义联盟的一党制。^①

(二)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

从建党到冷战期间,叙利亚复兴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特点包括:第一,强调阿拉伯统一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以社会主义作为阿拉伯理想的生活方式。在复兴党的三大目标“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中,“统一”占据了第一位。复兴党的组织也充分体现出这一观点,党的中央机构“民族领导”下设立以国家为基础的“地区领导”。但在实践上,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复兴党政权之间仍存在冲突,并最终分裂为两个政党。同时,复兴党人也高度强调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主张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和自由才能达到统一,三者缺一不可。第二,构建“魅力型”统治的政治文化。魅力型统治是指个人因其具有某种特殊品质而获得领袖身份,并依据这种特殊合法性构建整个统治体系。^②复兴党利用宗教或历史的联系,增强自身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在萨达姆的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开始向美索不达米亚寻求灵感,强调与古代伊拉克的天然联系。萨达姆将自己比拟为新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以证明其权威的合法性。^③第三,在政治实践层面,排斥异己,显示出极权政治的特点。复兴党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暴力的民族主义,即借助军队或国家专政机器的强制力达到维护民族利益和谋求发展的目的。第四,倡导民粹主义。它主要表现在3个层面:威权主义领域中的民粹主义,即以复兴党统治为基础,但在形式上吸纳其他党派和库尔德人、什叶派参与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其奉行的泛阿拉伯主义表现出“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或“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的特点,即对政敌的严酷镇压与清洗,对外部交往的排斥与警惕;经济发展领域的民粹主义,即通过国有化政策限制外国企业,歧视私营企业,无视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制约,同时提高工资与普及社会福利以赢得民众的政治支持。

后冷战时代,复兴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呈现出新的特点^④:第一,工具理

① 参见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321页;陈德成:《论中东民族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6期,第62~63页。

② [德国]韦伯著;杭聪编译:《经济与社会》,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③ Amatzia Baram, *Culture,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Formation of Ba' thist Iraq*, New York, 1991, p. 101.

④ 参见韩志斌:《全球化对复兴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与特征——以后冷战时代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个案考察》,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3期,第49页。

性式的民主化。如1989年伊拉克复兴党政府推进的“民主改革”。1991年7月，伊拉克国民大会宣布反对党合法化。^① 叙利亚在巴沙尔担任总统后，在政治上进一步实行多党制度，他认为叙利亚必须“在正常的地区过一种正常的生活。”^② 第二，权威分配模式向市场导向模式转型。2005年6月，叙利亚复兴党第十届全国大会做出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决定。在随后制定的2006~2010年“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摒弃长期以来的中央指令性政策”和“加速本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的目标。至此，建设市场经济已成为叙利亚经济改革进程不可逆转的目标。

（三）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

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包括本·贝拉的自管社会主义和布迈丁的社会主义。本·贝拉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和“自管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自管社会主义的特点包括：第一，赞同科学社会主义，但承认伊斯兰教的地位。第二，自管是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也是建设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自管就是各工厂与农场民主地产生劳动者大会，劳动者大会进行选举产生自管委员会。^③

布迈丁的社会主义包括：第一，批评自管社会主义，说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适合阿尔及利亚国情的“外来社会主义”、“口头社会主义”。第二，从多元化社会主义道路中寻求本质。布迈丁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遵循发展道路多样原则，但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一个，其目的是要把人从剥削中解放出来，使生产者掌握经济和政治的权力。”^④ 第三，生产资料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最高形式，工业革命、土地革命与文化革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支柱与主要内容。依靠广大贫农来建设社会主义。

（四）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

冷战前，卡扎菲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集中在3个方面：伊斯兰教的指导原则；平均主义的建国原则；泛阿拉伯、泛伊斯兰的对外政策。后冷

①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2nd ed., Westview Press, 2004, p. 262.

② Barry M. Rubin, *The tragedy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2002, p. 112.

③ 唐大盾等主编：前引书，第122~123页。

④ 《布迈丁言论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7~78页。

战时代，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出现了新特点^①：

第一，对部族主义力量的依赖。一方面，利比亚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主要从本部族中任命，而卡扎菲依靠的部族为卡萨斯发部落。另一方面，次要职位则由忠诚于他的其他部族的成员充任。

第二，利比亚的政治文化具有典型的克里斯玛型特征，即政治上始终强调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而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

第三，在外交实践方面，利比亚正经历着一个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从游离于世界之外到融入全球化的过渡时期。伊拉克战争以后，卡扎菲一改以前的强硬作风，做出向美国和西方妥协的姿态，直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第四，改变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全面推进经济改革和私有化。2003年，卡扎菲面对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原则，做出重大变更。他宣布公有化已失败，利比亚应该坚持私有化。其具体内容包括私有化、建立证券交易所、加入世贸组织等等。

“中间主义”（Al-wasatiyyah）是近年来阿拉伯世界兴起的新思潮，产生了较大影响。^②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发动以阿富汗战争为代表的反恐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国际格局出现深层次的大变动。而伊斯兰世界、包括各国政府也强烈感受到，应该向世人传达伊斯兰教的和平信息以及中正观念。“中间主义”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兴起的，它的思想渊源于《古兰经》和圣训，在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洪波涌起，但并不引人注目。在积极倡导中间主义思潮的众多学者中，以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主席、卡塔尔大学尤苏夫·盖尔达维（Yusuf Al-Qaradawi）教授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突出。

中间主义的思想与主张是多层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等。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谨守中道”，反对各种偏激与极端行为，强调中正和谐是伊斯兰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观。“中正”原则表现在方方面面：如无神论与多神论之间的中正，崇拜真主“天启”与不忽视理性之间的中正，精神与物质之间

^① 参见韩志斌：《后冷战时代卡扎菲思想的变迁》，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08～109页。

^② 相关研究参见丁俊：《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述评》，载《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2期，第35～39页；《中东研究》2010年第2期“中国—阿拉伯学者论坛”专栏系列论文。

的中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正等。中间主义反对各种宗教极端行为，认为全盘西化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根源是：对教义的无知、随意解释、武断教条式理解。^①

第二，反对恐怖主义。中间主义认为和平是伊斯兰教的基本主张，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同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认为这是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本方式。

第三，主张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中间主义还为社会发展道路指明了路径，认为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发展道路是伊斯兰国家发展的具体方式与出路。

第四，穆斯林相互之间和对外交往的原则是求同存异、文明对话。中间主义呼吁穆斯林内部摒弃派别间隙，团结一致，主张不同国家、民族、党派、文明之间展开对话，促进相同、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和谐相处。

第五，重建“教法创制”，启动伊斯兰更新机制。^② 中间主义主张在强调伊斯兰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继承传统、与时俱进，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开拓进取。

中间主义是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较为流行的社会文化思潮，是对伊斯兰文明固有的和平、中正、宽容等核心价值观的强调与张扬，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特点

（一）阿拉伯国家的部族主义政治文化属于区域政治文化

区域（Parochial）政治文化是丹尼斯·卡瓦纳提出的，指的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感觉出于无意识，而对于村庄、家庭和宗教这些分散的结构却有着非常强烈积极的认识、感情与评价。^③ 由于历史原因，中东地区的民众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接受比较勉强，人民的传统忠诚对象是泛伊斯兰主义、

^① 丁俊：前引文。

^② “教法创制”（阿拉伯语为“伊智提哈德”），即法官按照伊斯兰立法原则提出的个人意见。逊尼派认为，在四大教法学派形成之后，一般学者应当遵从权威，而无权对经训进一步解释。因此，中古后期创制之门已经关闭，这是此后伊斯兰社会停滞的原因之一。

^③ 王沪宁著：前引书，第146页。

阿拉伯民族主义、部族主义等。相比之下，对国家的认同不仅是崭新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十分虚弱的。“虽然西方形态的疆域国家已经出现几十年了，但国家观念，连同由对其认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在阿拉伯世界大多数地方依旧很陌生。”^① 长期以来，在贝都因沙漠中，各部落之间近似无政府状态的环境培植出一种弱肉强食、有仇必报的部族政治传统，这就是部族主义。它是“以一种粗犷的求生存的性情和一种坚持对一定程度的原始的或氏族集团的忠诚为特征的前现代的政治交往形式”。^②

就其个性来说，部族主义表现出高度的个人主义和狭隘主义。在一般情况下，它表现为狭隘忠诚，即亲信于部族和家族。依托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部落家族群体，构成了阿拉伯社会的基本元素。在部族主导的政治文化中，基本上不存在对自由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等政治信念的认可和共识。相反，在中东政治中，“如果一个政府允许（民众）批评和示威活动，民众会认定政府要么是私下批准，要么是过于虚弱，无力抵抗。”^③ 伊拉克哈希姆王朝（1921～1958年）的第一任国王费萨尔一世在统治伊拉克的12年间，一直对伊拉克部族主义对抗国家主义的政治生态头痛不已。他说：“我很遗憾的是伊拉克仍然没有伊拉克人民的概念，而是难以想象的各类民众。他们缺乏任何爱国的情怀，脑子里只是浸透宗教传统、荒诞绝伦的各种谬论。他们没有共同的联系，只是一味屈服于邪恶和专制统治，并随时准备推翻一切现存政权。”^④ 后冷战时代部族主义文化仍在对一些国家的政治实践产生影响。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之一就是卡扎菲对部族主义力量的依赖。

（二）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属于参与型政治文化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沃巴提出了参与型政治文化（Participatory Political Culture）和从属型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的概念。参与型政治文化指的是民众对政治非常关心，相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显示出较高的“政治能力”，即知道如何以政治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从

^① Hilal Khashan, *Arab at the Crossroad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 83.

^② [美国]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天津编译中心译：《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③ 杨灏城、江淳著：《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页。

^④ 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Iraq*,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5～26.

属型政治文化是相对参与型政治文化而言的，指的是民众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政治的，他们听从政治新闻的宣传，对本国的政治体制毫无自豪感，缺乏表示忠诚的激情。^① 战后初期的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就属于前者，如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就是在反对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纳赛尔主义也是在推翻法鲁克国王后名声大振的。这主要表现在两点：

第一是泛阿拉伯主义的追求。即要求阿拉伯世界各国政权，放弃国家民族主义，推进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② “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是阿拉伯人意识发展的结果。这一意识迸发在 1400 年前，在阿拉伯历史中得到发展，并于现时代完成自我认识，这种自我认识表现于谋求重振阿拉伯民族并建立自己国家的新活力之中。这就是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③ 彭树智先生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最晚也要追溯到 19 世纪末期，同西方民族主义影响有关。^④ 10 世纪以后，显赫一时的阿拉伯民族开始被异族统治。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出现，其基本主张是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统一、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表现出阿拉伯民族谋求重新振奋以及建立自己国家的新活力。以上这些主张都成为复兴党泛阿拉伯主义的历史资源。

第二是对殖民主义和传统政治的抗拒和抵制心理，特别是反西方的情结。政治上反帝的诉求如果表现在被压迫民族的争取独立，建立自主的主权国家的运动，及反殖运动在文化层面的诉求，往往就是民族主义。^⑤ 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是对殖民主义的自我迷思与重拾，或者是冲破殖民主义的迷思现象，视反对殖民主义、实现民族主义国家构建为最高理想。阿拉伯民族主义是阿拉伯地区精英对西方殖民人侵所做出的一种被迫反应，在践行理想时属于后者。特别是在 1882 年英国占领埃及后，埃及和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齐聚开罗和亚历山大，研讨民族独立和自由之路。此外，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土耳其的专制以及现代精英分子的推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西方学者认为：

① Michael G. Roskin, Robert L. Cord, James A. Medeiros, Walter S. Jones, *Political Science*, Sixth Edition, p. 133.

② 王京烈主编：前引书，第 60 页。

③ 张国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载《阿拉伯世界》1990 年第 3 期，第 24~25 页。

④ 彭树智著：《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18 页。

⑤ 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 页。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源于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身”。^①可以说，复兴社会主义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此消彼长

民族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世俗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独立后无论是激进的共和制国家，还是保守的君主制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实行了世俗化政策，其目标是政教分离。这一政策包括：建立以世俗体制为主的政权机构，将宗教机构融入其中，后者的经济来源被剥夺，乌里玛官僚化；创立与宗教法院并存的世俗法院体系，对宗教法院进行改革；发展现代世俗教育，改革宗教教育；推动社会改革，提高妇女地位，发展女子教育、就业和参政，等等。^②例如，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面纱作为隔离的标志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妇女所遗弃，她们当中许多人成为秘书、打字员、社会工作人员、售货员、医生、护士、助产士、教师、行政人员、律师、艺术家、演员、播音员、工程师等，有的甚至成为警察、飞行员。1998年，中东北非地区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比例为27%，其中叙利亚为26%，约旦23%，也门28%，埃及30%，科威特31%，沙特15%，土耳其37%。^③

然而，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战败和1978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促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微，而阿拉伯君主制民族主义借助大量石油美元的涌入，推动了新泛伊斯兰主义的迅速发展。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推动市场经济和多党民主的发展，从而造成阿拉伯地区政治文化从激进向温和和实用方向过渡。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民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兴起，一些出身中下层，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的青年知识分子转向了伊斯兰教，他们决心从伊斯兰教的传统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建立了形形色色的伊斯兰组织。在官方，即便是共和制国家也没有彻底抛弃伊斯兰教，而是有选择地把其作为实现内外政策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在民间，还是官方，程度不一的伊斯兰化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普遍现象。许多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中加入尊

^① Marion Farouk - Sluglett and Peter Sluglett, *Iraq Since 1958: 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 KPI Limited, 1987, p. 89.

^② 参见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61、174～181页。

^③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 2000*, Washington D. C., 1999, pp. 234 - 235.

重伊斯兰教的条款，并强化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伊斯兰色彩，宗教教育再次受到重视。1980年，埃及宪法修正案规定“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主要渊源”，突出伊斯兰教在立法方面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民众的宗教意识大幅度强化，各国伊斯兰运动蓬勃发展，有些极端的伊斯兰势力甚至企图通过暴力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政权。1979年的麦加事件和1981年萨达特遇刺便是此方面的典型表现。在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转守为攻，世俗主义处于全面防御的态势。与20世纪前半期不同，现在谈论世俗主义都成为敏感话题。^①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也影响到流行服饰。在一些国家的校园和街道上，人们可以看见许多戴着“伊斯兰头巾”的年轻妇女，这种头巾遮住她们的头发和脖子，并往往配有宽松的长袍。穿戴伊斯兰头巾的多半是女大学生和职业妇女，它可以阻止反对妇女解放的男人对她们横加刁难。同时，许多年轻男子则蓄起了胡须。

1991年海湾战争后，阿拉伯世界迎来了第二波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浪潮。这场战争导致美国军队在作为伊斯兰世界圣地的沙特阿拉伯长期驻扎，促成了原教旨主义情绪的发展。其结果是“基地”组织建立，沙特富翁本·拉登在阿富汗开始策划反美行动，其活动范围涉及也门、东非和美国本土，最终导致了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同时，冷战时代的结束也促成了所谓“伊斯兰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的流行，加上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阿拉伯世界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领域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并引起许多阿拉伯宗教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与政治家的关注。

自2010年底以来的“阿拉伯之春”被称为是继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浪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复兴浪潮以来的第三次民主主义浪潮。伊斯兰力量并不在这次中东变局中唱主角，但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在最近的制宪议会选举中取得了40%的选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扬言要获得议会选举40%~50%的选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声称将推行伊斯兰教法以争取伊斯兰力量的支持，伊斯兰主义力量均呈现出了坐大的态势。^②此外，中

^① Fouad Zakariyya, *Myth and Rea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Islamist Movement*, Pluto Press, 2005, pp. 17 - 19.

^② 参见刘中民：《中东变局伊斯兰主义面临治理能力挑战》，载《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4日。

东变局后的伊斯兰力量淡化伊斯兰色彩，民族化取向日益严重，重视通过政党方式参与民主政治，表现出温和理性的特点。

从以上对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进行的归纳可以看出，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是在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时代大背景下，结合本地区的历史传统形成的。由于阿拉伯世界特殊的宗教地域特色，导致其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阿拉伯民族性与伊斯兰宗教性，二者的此消彼长是现当代阿拉伯政治文化最鲜明的变迁模式。此外，由于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是经过漫长历史沉淀下来的心理定势，因而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政治文化内涵的不同决定着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的文化特征，这表现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和阿拉伯君主制民族主义两大类型政治文化的并立及其矛盾，同时各国内部也存在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博弈。

Multi - dimension Exploration into Arab States' Political Culture

Han Zhi bin

Abstrac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ependence and particularity Arab states' political culture is something of psycholog oriented around the political life of Arabs, which is nothing but a component of the Arabic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its histor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Arab region summited to the climax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during which Arabic political culture was made rich and colorful owing to many political thoughts, sectarian and cultural concepts deep into the political all facets of life. It is the Arab world specially religious regional features that inevitably dye its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color of Arabic nationalism and Islamic religion. The interweavement of both the features is the most distinct structure mode for Arabic political culture.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e; Arab States; Arab People; Islam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